

書寫亦修行 ——論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書寫之意義

高文強
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



中文摘要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書寫成果豐碩，其中有著大量文藝思想資料。如何解讀星雲大師文藝思想資料？這是本文欲解決的主要問題。本文提出應以文學視角與佛學視角相融和的方法，來解讀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文藝思想著作，並以「書寫」為例進行了嘗試性解讀。本文認為，「書寫亦修行」，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書寫兼具文學與佛學特性，以文學與佛學相融和的視角解讀之，其內在意蘊具有三方面特殊意義，即書寫即生命、書寫即修行、書寫即弘法。最後結合闡釋，提出了人間佛教書寫對文學研究的若干啟示，包括書寫是文學活動也是佛學活動；修行是佛學活動也是文學活動以及促進了中國宗教詩學的研究等。

關鍵字：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 書寫 修行

Writing and Cultivation—Discussion on the Significance of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Writings on Humanistic Buddhism

Gao Wenqiang

Professor,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is an abundance of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writings on Humanistic Buddhism that includes an enormous volume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ought. How do we read and understand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ought? This is the main topic of this thesis. This thesis deals with 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ought of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Humanistic Buddhism from the combined perspectives of literature and Buddhism, based on writing as a method for demonstrating understanding. This article holds the view that “Writing and Cultivation” in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Humanistic Buddhism consists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both literature and Buddhism. Using the combined perspectives of literature and Buddhism to read and understand, one can see that there are three area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namely, writing as part of life, writing as part of cultivation, and writing as part of Dharma propagation.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various contributions of Humanistic Buddhist writings towards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works,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that writing and cultivation are both a literary and Buddhist activity. This paper aims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religious literature.

Keywords: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Humanistic Buddhism, writings, cultivation

201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一、引言

為完成《星雲大師文藝思想研究》一書，筆者 2015 年 12 月下旬曾在佛光山逗留兩週，遍查星雲大師所有出版著作和發表論文，搜集大師文藝思想相關資料，得一百萬言初始材料，目前正在進一步精選。初衷是想從文學視角，來解讀大師所書寫的論著，從中發現大師的文藝思想，而在收集到的資料中也確實有許多發現。但在大量閱讀大師著作後，感覺從文學角度去解讀大師的書寫總有所不足，因為大師所有書寫活動背後，有著一般文學視角所解讀的書寫活動中沒有的東西，那就是人間佛教情懷。因此，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書寫活動的解讀，須結合文學與佛學雙重視角，或可發現單一視角所看不到的東西。

二、文學如何解讀「書寫」

「書寫」常常作為一種文學活動來進行解讀。雖然人類「書寫」的內容並不僅限於文學，但是，將書寫活動作為特定研究對象而展開研究，則主要是在文學領域。

書寫活動由文學視域來看，一般包含「書寫者」（作者）、「書寫行為」（創作）、「書寫成果」（作品）三個基本元素，三者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則是文學研究中尤其喜好關注的話題，古今中外對此話題的研究，引申出眾多的書寫理論和方法。如中國六朝時期劉勰所著《文心雕龍》便是一部專門討論書寫的著作，正如其〈序志〉篇中所言：「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¹全書從「文之樞紐」（書寫原則）、「論文敘筆」（書寫文體）和「剖情析采」（書寫技巧）三個層面對書寫活動做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再如美國現代文學理論家艾布拉姆斯所著《鏡與燈》一書中，則提出書寫活動中的

1. 陸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龍譯注》，山東：齊魯書社，2009 年 4 月，頁 642。

四要素說，即以「書寫成果」為中心要素，與之密切關聯的還有三大要素，即「書寫者」、「欣賞者」和「世界」²，其中尤以指出書寫活動與「世界」之密切關係而引人注目。如要列舉，我們還可以舉出許多深刻而複雜的書寫理論，但這並非本文的重點所在，因此，我們不妨將書寫活動的文學解讀做一簡要概括。

一般而言，「書寫行為」常常是聯結「書寫者」與「書寫成果」之間的一座橋梁，「書寫行為」常被視為一種傳達活動，或被視為一種生產過程。在整個書寫活動中，「書寫成果」（作品）是最易受到人們關注的一個元素，其次是「書寫者」（作者），因為「書寫者」與「書寫成果」之間有著廣泛的內在連繫。而對「書寫行為」的觀察，則一般立足於其中所包括的方法與技巧。

那麼，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書寫」是否也可照此解讀？當然可以，卻又不完全可以。若以文學視角解讀，我們對大師的人間佛教書寫同樣可以從「書寫者」、「書寫活動」、「書寫成果」等層面分析它們錯綜複雜的關係，就如同將大師的「書寫」視為一般的文學書寫一樣，而且已有不少研究者曾經如此解讀過。但是，這種解讀視角顯然很容易忽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書寫」的特殊意義之所在。那麼，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書寫」與一般的「書寫」有何不同呢？簡言之，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書寫」一方面包含著一般「書寫」中的基本元素，另一方面，還包含著在普通「書寫」中並不突顯的特殊元素，即本文題目中所指出的——修行。正因為如此，我們對人間佛教「書寫」的解讀，自然應有不同於一般「書寫」的解讀方式。

這一新的解讀方式其實就是文學視角與佛學視角相融和的方式。這種解

2. 美·艾布拉姆斯：《鏡與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月，頁5-6。

201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讀方式，一方面可以獲得單一方式不易發現的意義，另一方面，也必然對文學研究中一般的解讀方式給予新的啟示。

三、人間佛教「書寫」之特殊意義

如前所述，本文關注的重點其實不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書寫」的一般特徵，而是作為一種特殊「書寫」活動的特殊意義。那麼，大師的人間佛教「書寫」的特殊意義表現在哪裡呢？

到目前為止，星雲大師出版的書有五百多本，近三千萬字，³ 這些作品中便包含著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書寫」的特殊意義。此外，星雲大師還在不少文章中對自己的「書寫」活動歷程作了全面回顧，如《貧僧有話說》中〈我寫作的因緣〉，《百年佛緣》中〈我的文字編寫因緣〉、〈我與文學的關係〉等都是比較經典的例子，在這些回顧中，也透露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書寫」的特殊意義。具體來說，可概括為以下三方面：

（一）書寫即生命：人間佛教書寫中的生命歷程

星雲大師數十年來關於人間佛教的「書寫」，絕不僅僅是一種文字的書寫，或者文學的書寫，同時，也是大師生命歷程的一個重要載體，以及生命意義的一個重要載體。從最初在焦山佛學院讀書，到現在每日筆耕不斷，可以說「書寫」是伴隨大師一生的重要生命形式。正如大師曾說：「我們的生命投資在哪裡，成果就在哪裡。不敢說這幾千萬言的文字，對人間、社會、佛教有什麼貢獻，但總是我生命時間累積的成果。」「這些著作都是我的生

3.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2015年6月，頁472。

命。」⁴「寫作豐富了我的生命。」⁵星雲大師將自己書寫的成果視為自己的生命，這些成果的書寫歷程，自然是大師的生命歷程，同時也承載著大師的生命意義。

將書寫視為生命，是古今中外許多書寫者的書寫方式，也有許多書寫者將書寫視為生命歷程。如《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中便曾經說：「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居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司馬遷認為，他所列舉的一系列偉大作品，都是生命書寫的最好例證，而他的《史記》便要繼續前人的這一精神。他也確實做到了。司馬遷的觀點代表了一般書寫活動中的普遍觀點，他自己也實踐得很好。

不過，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生命「書寫」與傳統生命「書寫」並不完全一樣，其特殊意義在於星雲大師的一切書寫都是人間佛教的書寫，大師的生命書寫，是與人間佛教緊密連繫在一起的。所以大師曾說：「我說我的生命，就在文字寫作裡，就在講述傳教裡，就在信仰修持裡，就在廣結善緣中。」⁶

（二）書寫即修行：人間書寫與人間修行

人間處處皆修行，書寫自然也是修行，這一禪宗理念在大師的書寫活動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然而，真正能悟到此種境界並付諸實施的人又有多少呢？從

4. 同註 3，頁 472。

5. 同註 3，頁 491。

6. 同註 3，頁 491。

201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佛教歷史上來看，在修行方式上故步自封、因循守舊是常見現象，當代許多修行者依然存在此類問題。從星雲大師的書寫歷程中，人們能夠感受和學習到修行的真諦。人間佛教書寫一直伴隨著星雲大師的生命歷程，大師的佛法修為，許多都是從書寫中體悟得到，正如大師所言：「寫作人生，從棒喝中成長。」⁷

如在書寫初期，大師常受老師質疑，但大師並沒有喪志，而是「好像『皮球』，你一打壓，它就會跳躍。所以我可以經過初期老師的棒喝、教訓，通過了這個階段，柳暗花明，戰勝了崎嶇，看到了前途美景」。⁸ 在編輯《人生》、《覺世》、《今日佛教》等雜誌期間，經歷了不少批評、困難和無奈，但大師並沒有過多計較，也沒有氣餒，依然堅持下來，正如大師所言：「我為了寫作，以及因寫作而衍生的種種事件，也可以說，我就這樣忍了一生。」書寫活動還鍛鍊了大師創新的勇氣，「我對於寫作，不論書信、遊記、散文、小說、詩歌，各種題材，都很願意嘗試」⁹。因此，大師的人間佛教書寫本身就是一種人間佛教修行。

中國古代有書寫與修身關係的一些觀點，與書寫亦修行頗為類似。如《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將「立言」與「立德」並列為「不朽」，後來成為儒家最重要的書寫觀之一；再如《毛詩序》也將詩歌書寫與「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連繫在一起。這些都代表著中國古代儒家將書寫與修身連繫在一起的思想傾向。這一書寫觀念雖與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書寫即修行觀念近似，但並不完全一樣，儒家「修身」與佛教「修行」背後的意蘊顯然是有較大差距的。

7.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2015年6月，頁472。

8. 同註7，頁474。

9. 同註7，頁486-487。

（三）書寫即弘法：書寫過程即弘法過程

今天看來，星雲大師的許多「書寫成果」，都成為人間佛教弘法的重要載體。如《佛光教科書》、《佛教叢書》、《佛光大辭典》、《佛光大藏經》以及大師創作的三百六十餘部著作，為人間佛教的廣泛傳播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因此，星雲大師的書寫活動，就是人間佛教弘法活動之一部分。

對於為何喜愛以文字書寫弘法，星雲大師曾言：「因為文字是生生不息的迴圈，是弘法的資糧，人不在，文字還在。一個人因為一句話而受用，這輩子，乃至下輩子，都會對佛教有好感。透過文字媒介，不只是這個時代，不只這個區域的人，都可以接觸到佛陀偉大的思想，幾千、幾萬年以後，此星球、他星球的眾生，也可以從文字般若中體會實相般若的妙義。」¹⁰ 大師將「書寫」視為了弘法的一種重要方式。「對於弘法與寫作的理念，貧僧一向主張要有文學的外衣、哲學的內涵，因為文學要美，哲學尤其要有理，內外相應，無論是長篇或者短文，必然是好文章。……在我覺得，佛學就是文學和哲學的總合。」¹¹ 大師的文字般若，在其一生的弘法過程中，確實也起到了其他方式無法取代的作用。

以書寫傳播思想，本為書寫活動的重要功能之一，中國傳統士人尤其重視書寫的這一功能。其原因依曹丕《典論·論文》的說法即「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書寫可傳播思想，故生命可生生不息。當然，書寫傳播思想與書寫弘法有其相似之處，但也並不完全一致，特別是將書寫作為人間佛教弘法的重要方式，則賦予了書寫更特殊的意義。

10.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等記錄：《百年佛緣》第5冊，高雄：佛光出版社，2013年5月，頁28。

11. 同註7，頁490。

201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四、人間佛教「書寫」之啟示

以文學與佛學相融和的視角來解讀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書寫中的一系列特殊意蘊，對我們進一步認識佛學與文學及其兩者有關係都有一定的啟示。

（一）「書寫」是文學活動，也是佛學活動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書寫，有著一系列的文學性特徵，如體裁上有散文、小說、詩歌、遊記等，手法上注重通俗、形象、趣味而避免空談佛理，內容中也多含故事、情感等元素。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它們是一系列文學書寫活動，且已有不少成果正是立足於這一特徵來展開研究的。但同時我們應該注意，這些書寫也具有明顯的佛學特徵，幾乎所有書寫成果，其內在核心都是人間佛教思想。如此，我們也可以認為它們是一系列佛學書寫活動。因此，對人間佛教書寫的解讀，就要求我們要融和文學與佛學的雙重特徵，如此才能讀出其中特殊的意味來。

如人間佛教書寫中的情感元素，具有文學書寫中情感元素的基本特徵，如「言情」、「言志」等等。但又與文學書寫中的情感元素不盡相同，文學書寫中的情感更具豐富性、個性化；人間佛教書寫的情感則相對單一，主要強調的是對佛教皈依的情感。再如形象元素，人間佛教書寫中的形象元素與文學書寫類似，都是借助具體的形象傳達一定的思想觀念，但文學形象更具現實性和個性化特徵，而佛教形象則要求超越現實與個性，趨向類型化和模式化。

人間佛教書寫所具有的雙重特徵，豐富了書寫活動的內在意蘊，也為我們解讀書寫活動提供了新的視角。

（二）「修行」是佛學活動，也是文學活動

「修行」是佛學活動，這是毫無疑問的。不過，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修行卻充滿著「書寫」活動。從早期的文章寫作，到後來辦各類期刊，再到後來開創佛光山「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¹²編輯出版大量作品和佛教典籍，這一切何嘗不可以說也是文學活動呢？以文學活動作為修行方式，使得這些文學活動具有了一定的宗教性。其實，這在中國古代是非常常見的一種現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書寫亦修行」。而作為「修行」的「書寫」，也具有了不同於一般文學書寫的特徵。

「書寫亦修行」，則「書寫」的目的亦在修行，因此星雲大師對「書寫」的意義與功能等各方面的看法，顯然與一般的文學書寫不完全相同，從而形成了獨特的「書寫觀」。如星雲大師曾說：「靠著一枝禿筆生存立足，乃至後來創辦佛教的文教事業，將佛陀教法透過文字與出版品流傳到世界各個角落。我這一生也由於文字編輯的因緣，擴大了視野，廣交文化界能人異士，可謂無限歡喜了。」¹³這是大師所體會到的「書寫」的意義之一。

「書寫亦修行」，令「書寫」有了許多不一樣的內在意蘊與外在特徵，從而豐富了文學研究中對「書寫」的理論認識。

（三）對文學研究之啟示

人間佛教書寫作為不同於一般文學書寫的一種特殊書寫方式，對文學研究啟示頗多，現簡要歸納如下：

12.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2015年6月，頁483。

13.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等記錄：《百年佛緣》第5冊，高雄：佛光出版社，2013年5月，頁39。

201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第一，豐富了文學研究中對「書寫」各元素的認識。

人間佛教書寫活動無論是「書寫者」，還是「書寫成果」，以及「書寫過程」，都與一般書寫活動存在差異，這無疑為「書寫」的一般文學研究注入了新的成分，從而推動「書寫」研究的進一步深化。

第二，為解讀「書寫」提供了新的視角與方法。

人間佛教書寫活動已無法單純以文學視角進行解讀，我們嘗試運用文學與佛學相融和的視角來解讀，效果還是比較理想的，這無疑為立體化解讀「書寫」提供了新方法與新視角。

第三，人間佛教「書寫觀」還豐富了一般文學「書寫觀」。

星雲大師從人間佛教視角對「書寫」提出的一系列看法，是獨具意味的「書寫觀」，與傳統的文學「書寫觀」存在不同，這無疑豐富了文學「書寫觀」的內涵。

第四，人間佛教書寫的研究，為推動宗教詩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好的範例。

中國歷代高僧的文學思想一直是文學批評史中較為薄弱的一個環節，至今未能引起人們重視。對星雲大師文學思想的研究，無疑對歷代高僧文學思想的研究會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參考書目

1. 陸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龍譯注》，山東：齊魯書社，2009年4月。
2.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等記錄：《百年佛緣》，高雄：佛光出版社，2013年5月。
3.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2015年6月。
4. 美·艾布拉姆斯：《鏡與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月。